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十六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乙藁

表牋

賀天基聖節表

月旅孟陬允協書王之吉星流華渚有闕毓聖之期九  
廟尊安八荒凱懌恭惟皇帝陛下道由生稟性本夙成

河清社鳴應天地昇平之會龍行虎步有祖宗英武之  
姿祥紀商祿慶綿周歷臣頃綴六卿之列今陪萬壽之  
祠虎拜萬年莫預簪紳之武堯封三祝第虔薌火之修

又

伏以光流華渚次王春五日之期名玷清廟上天子萬  
年之壽欣同薄海共贊昌辰臣某實歡實忭頓首頓首  
恭惟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剛健中正日新君德已銷外  
侮之虞天廣聖圖行撫中興之運宜用休於申命衍過

歷於卜年臣身也奉祠心焉戀闕在阿在槃澗方賡衛國之詩使壽使多男請事封人之祝

賀皇太后慶壽表

伏以奉冊東朝已霈下天之澤稱觴南面今開繞電之祥共贊興齡疇非戴后臣某實歡實忭頓首頓首恭惟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陛下宅心淡泊體道希夷好黃老之言已躋民於仁壽稟姜任之懿每養志於慈明掩前聞而有光與上古而不老臣遥班邇列近竊真祠金

母長生宜永享慈闈之奉玉卮為壽願益增少廣之年

復官謝皇帝表

瞽言觸憲宜坐錮於終身慶澤流徽迺悉還於故物幸  
逾始望恩出更生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昔  
綴周行嘗誇內直花磚晝景久承寧考之恩蒼梧莫雲  
忽灑茂陵之血屬際飛龍之運首膺馳駟之招念非忘  
身何以報國欲勉圖初政之助庶弗辱先皇之知而臣  
學泥古陳識乖時變無表盞之忼慨有汲黯之戇愚聖

君非不受言臣自疎於開導國人皆稱有罪上獨示以  
矜容弗貶潮陽之八千僅奪駢邑之三百出畫如孟子  
肯懷悻悻之私在畝若劉生徒抱惓惓之意雖欲磨鉛  
而自效終虞復玷之孔艱既放紫誥之新盡澡丹書之  
舊秩仍元士班眡邇臣閒館珍臺愧苟媿於廩祿鈞天  
廣樂恍如侍於威顏人皆謂榮臣獨知懼茲蓋恭遇皇  
帝陛下聰明天縱聖敬日躋方東朝丕行於修齡而南  
面躬修於曠典導民以孝既洽四海之驩興物為春忍

眠一隅之泣釋羈魂於幽窆返逐客於囚山爰及顓蒙  
亦叨牽復臣敢不淬磨宿志湔滌曩愆犬馬之養無私  
惟篤愛君之義江湖之身雖遠敢忘存闕之心

謝皇太后表

東朝奉玉稱元日之上儀北闕揚綸肆敷天之大青不  
遺簪履之舊載頒命數之新七年之畸一日而復臣某  
實惶寶懼頓首頓首欽惟我宋之極治世有大母之慈  
謨元祐人材賴宣仁之培植紹興國論繇聖獻之開明

用能躋登太平光復舊物不圖至此實親見之臣曩際  
龍飛首叨駟召念昔受知於寧考未酬罔極之恩迺今  
獲事於嗣王當守勿欺之節冀殫塵露少答乾坤訖當  
五窮自貽三黜匪曲垂於宏覆將坐錮於終身茲益恭  
遇壽明慈睿皇太后陛下巍然前古之姜任允矣深宮  
之堯舜自嘉定更張之後翼鴻化者二十春迨初元擁  
立以來衍皇圖於千萬世諒當聖主鷄鳴之間必及先  
皇燕翼之謀以信順收天人之心以忠厚壽國家之脉



既竣盛典遂布寬書放臣皆得以生還羈鬼亦歸其旅  
殯凡彼公朝之厚澤悉由慈極之至仁而臣竊祿有慚  
報恩無所願歌長樂之德與日月以並垂更祝少廣之  
年後天地而不老

再知泉州謝表

奉祠居里每勤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之寄甫  
臨舊服恪布寬條臣某

中謝

臣聞天道至仁風霆無竟

日之怒聖君大度山林鮮終棄之材韓安國起於徒中

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為長吏蓋值明時微臣乏漢唐二  
子之能陛下守祖宗萬年之法昨者金華之入侍溫然  
玉色之下詢曷嘗因諫以罪人自媿格君之無術方稱  
彈交上獨亮狄山之愚迨需宥一頒盡洗元成之玷何  
嗇於用罰而樂於用恩庸見九重之本心不忍一青而  
棄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庭沒齒飯疏夫亦奚憾建牙作  
屏則匪所期敢圖朱旛皂蓋之華仍蒞紫帽清源之境  
念昔先帝付臣此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最侵尋半世復

見遺民屬當公私凋敝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為煨燼十室而九乏蓋藏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日茂俸緡半出於鑿空自省迂疎若為經理茲益恭遇皇帝陛下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諛說為愛君故略臣疇昔嬰鱗之譴不以聚斂為體國故取臣平時求牧之長畀以舊封責其來效臣昔猶將母今獨攜孥祿弗逮於養親志惟顓於報上拊摩瘡痍異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植本根為聖朝元氣之一助

謝職名表

南服承流謬玷一麾之舊西清忝職躡陞三等之華恪  
奉絲綸增輝符竹臣某

中謝

伏念臣猥繇陋學蚤侍末

光禹訓至明嘗疏榮於帥閭堯文有煥復假寵於祠官  
未酬天地之恩自速雷霆之譴甫叨牽復旋被甄升名  
聯唐次對之班地重古諸侯之寄維神祖十九年之制  
作垂炎圖千萬祀之憲章遂閣祕藏永儷義娥之照名  
儒典領儼分鵷鷺之行迺容孤外之遠臣而參廣內之

近列倖逾己甚負任實難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與日  
新仁同天覆雖萬里皆如畿甸均在撫綏苟一夫或泣  
堂隅為之慘怛肆命從臣而作牧庶推德意以及人臣  
敢不欽奉使令勉思殫竭為中郎於禁闥固所志之愛  
君安赤子於海瀕是亦臣之報國

知福州謝表

公道天開適際攬權之始全閩地重首叨分閫之除顯  
服龍光私憂蝨負

中謝

伏念臣孤忠自信獨立無朋先

帝輟諸玉堂之廬俾司漕計陛下滌其丹書之籍旋付  
藩條兩朝二紀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奕重臨郡寄僅  
閱歲暮冰檠自將粗謹酌泉之誓繭絲是戒少寬竭澤  
之嗟方生意之浸還眊初心而猶慙幸值陰霾之披豁  
恍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辰與在親擢西廂職峻南服  
任隆戾度未修豈堪牧伯之命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  
邦當上下通泰之期布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瘡痍之  
未復考比年倣擾之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

無侵枉誰為游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猶宿疾甫  
瘳之後正真元當養之時躬為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  
之保障迺臣所職祇媿非材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健配  
乾行明符晉出培千萬年立國之本一用寬仁掃數十  
載徂利之風大興廉恥臣欽承詔旨思體聖情志或得  
行詎有禁闥淮陽之變職當自勵願惟潁川渤海之師  
謝除戶部尚書表

十連竊寵媿藩閫之罔功一禮遄歸叨地官之進長班

躡陪於踐斗懼深重於履冰

中謝

伏念臣素守朴忠濫

膺迪簡曩被初元之召首躋邇服之榮自退屏於山林  
寢遯違於軒陛憂時之髮益白悵去國之十年戀闕之  
心如丹敢忘君於一飯屬蒙起廢再玷承流阜葢分符  
羶復既還於舊物青冥授鉞繡行仍喬于故鄉曾坐席  
之未溫忽賜環之已及方躬攬宏開于公道而彙征必  
萃於羣賢敢圖孤跡之漂流亦辱清朝之記錄且民部  
周司徒之任豈惟稽戶口於版圖顧尚書古納言之官



蓋實專喉舌之樞要誤拜演綸之渥冒陞曳履之華退  
省鴛疲曷勝蝨負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剛天健離德  
日新親庶政以厲精大明黜陟臨百官而昭德洞別忠  
邪念臣嘗參紫橐之聯知臣粗厲素絲之節輟還近綴  
俾侍清光臣敢不期稱隆施勉堅初志生財有道雖慚  
源流本末之知事君勿欺願竭獻納論思之報

進大學衍義表

伏以汗竹雖勤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

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

中謝

惟大學設

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身為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壯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乃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

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兇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  
鼎不量菲薄欲效編摩遽罹三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戀  
既投閒而置散因竭意以研精猷畝不忘君每惓惓於  
報上藩牆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劄聖賢性命道德  
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  
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  
形容載瞻海嶽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皇  
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

於成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於殷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萃成編冒呈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宣召口宣

有勅學士之官久不真拜嘉卿閎雅召至翰林虛席以延亟其祇命

謝宣召入院表

十三日

來從南服未宣民版之勞召寘北扉猥被宸綸之寵光  
生里巷榮動簪紳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  
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指而  
暫閒終必棄瑕而復用修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餘軾  
侍禁廷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  
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嚴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弗競慙  
拙自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越俎迨陛下初元之  
再命竟許循牆以驅馳州縣之頻且廢放山林之久見

聞寢少藝業益荒結茅屋于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  
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辱清衷之妙簡獲  
玷久虛之選幾成三入之榮茲益恭遇皇帝陛下肆筆  
成文解絃更化志孚羣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垂或  
訪河西之事必有端良之彥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  
俾承人乏臣敢不益堅晚節思答隆知賜宮錦而嘉草  
詔之能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擢任賢之路則所自期

謝除翰林學士表

天子重儒臣方恢文治翰林逼華蓋遽冒恩光兼陪勸誦之聯曷副掄材之意

中謝

瞻唐室之崇內命至號私

人惟聖朝之得臣修名真學士豈獨文章掃五季之陋抑亦論諫首四賢之稱凡厥封囊具陳時病至于舉筆猶寓忠規懷哉若人允矣名世伏念臣愛君有素典誥非長曩自中秘書久攝承明之直晚由太常伯躡升供奉之班伏觀內史錫命之詞顯舉至和得賢之美顧改元更始雖歲月之略同而為官擇人則材能之異異一

字之褒太寵千鈞之重難勝茲益恭遇皇帝陛下寅畏  
克對於天心恭儉一如于仁祖砥平諸夏式圖大競之  
勲畦種羣賢將備無窮之用故雖庸瑣亦汗凝嚴臣敢  
不刻意斯文勉肩所職變絺章繪句之習豈薄技之能  
堪以救時行道為賢尚前猷之可仰

謝賜衣帶鞍馬表

翰院詞林方對渙恩之渥尚方天廐更驚晉錫之蕃際  
遇何功服乘有耀

中謝

伏念臣少無緣飾老益虺隤衣



敝縕袍異無慙於季路御款段馬竊自慕於少游豈圖承乏於鸞坡猥獲分珍于玉陛鵬錦之紋煥爛申以七環龍媒之骨權奇華之六轡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服惟命德爵以馭臣念其誇清切之班故俾冒輕肥之寵舜裳五色慚微裨補之能燕駿千金願廣招徠之意

請免

辭免知福州安撫奏狀

伏以視邦選侯無越帥藩之重臨人蒞政莫如鄉部之

難兼此寵榮惕焉震懼伏念臣材非敏銳學最空疎兩  
朝千載之逢荐滂華顯一節四麾之寄蔑著勞能自撫  
舊邦偶承極弊邑有積年之豫借州無旬日之宿儲重  
以公姓寔蕃廩祿弗繼內循薄技既初亡鞭算之長俯  
視窮甿寧忍用箕斂之術輒效求芻之義冒干行葦之  
仁天憫皇宗歲頒僧牒獲少寬於憂窘方勉竭于撫摩  
粗銷田里之歎愁即丐山林之閒散未能底績遽已饗  
恩陞近職於文謨付中權于閩服顧慙謏曷稱褒遷

不稼取禾難追公言之誚維桑與梓更虞本道之嫌敢  
瀝忱辭冀回渙渥

辭免除戶部尚書狀

文昌在從列為最高版曹於國計為甚重自仲由之材  
聖門僅許以治千乘之賦況如臣之不肖而使攝大司  
徒之職治天下之賦其為不稱亦已明矣伏念臣曩負  
罪愆衆所指目保全覆燾盡出聖君居閒數歲而予之  
祠奉祠踰年而畀之郡甫及下考遽師全閩感激恩光

磨礱朽鈍每思興悠久之利不敢徇苟且之謀私願朝廷假以歲月庶幾斯人受一分之賜少寬九重不忘遠之憂區區寸忱可以對越實無一念別取寵榮豈圖到官俶爾四月絲綸之命忽降自天仰惟陛下更化以來大明黜陟英髦濟濟聚在闕廷臣於是時豈不願親近日月之光遙跡鵷鴻之列而自量蹇劣莫副選掄冒昧而前必致顛踣伏望聖慈俯照忱悃收回渙汗永穆師言

再辭免戶部尚書狀

需章有請渙汗未回讀溫詔之丁寧重微衷之感激伏  
念臣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政在私門固合  
進難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令而夕行矧惟去國  
之十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愁無略可輸猷畝之忠詎  
意逢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於閩嶠心已驚於闕庭  
盍即敬承敢云固避惟是天臺高選地官劇曹位在納  
言難踵夔龍之武職專治賦隸亡晏異之才僭瀆睿聰

冀還宸渥或改司於閒局或仍綴於舊班庶幾上無濫  
予之嫌器名增重下免倖逾之媿廉恥獲全臣已於六  
月一日起離福州迤邐赴闕所有權戶部尚書恩命合  
伸懇免降詔不允

朕自承大統脩踰十年謂藩閫之間雖以任師帥為  
急而朝著之內尤以得賢傑為先宜有千人之英來  
預六連之長卿忠忱許國謹論昌時兒童知其姓名  
縉紳聞其出處每深簡記茲甫召除近臣盡規蓋有

闕於君德司徒掌教夫豈為於民財式副詳延寧容  
辭避其祇前席之意毋徇循牆之謙所辭宜不允

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狀

恭聆二命有惕下衷竊惟禁林置寓直以來學士拜真  
除者少繇慶元迄嘉定之末歲殆幾三紀之間考伯壽  
至樓鑰之舊題不過四人而已睿明繼作選用益嚴由  
其任職之難是以虛席之久文章爾雅必有先秦西漢  
之風德望老成乃稱北扉東閣之選伏念臣謏焉孤學

藐爾下材昨事先皇獲洊內命既求試於民事遂積困  
於吏氛司空城旦之書幾於習熟翰林子墨之作久矣  
廢忘故洊用於初元竟年辭而得請於赫聖神之斷丕  
昭號令之新宜屬鉅儒俾當鴻筆庶海內讀懇切丁寧  
之詔知聖上有憂勤惻怛之心自顧如臣則非其任三  
十二而攝直已愧能言五十七而為真敢尸誤寵迺若  
侍經之職尤高勸誦之班既已試之無裨豈重來之可  
勉仰斷宸指併寢綸恩悃悞之私凌兢以俟所有恩命



未敢祇受降詔不允

卿負一世重望前去國也士論共恤今還朝也民言交慶其何修得此於天下哉直以愛君志念懇切論議侃侃一出於正耳然則代予言以詔四方舉堯舜之道以告上是職正卿任也而得辭乎況國人所期朕意所屬有不止此者卿固不容避也

再辭免狀

北扉建長西學侍言在儒者均謂至榮而聖朝之所謹

選其在駑劣皆非敢當然臣頃在初元嘗陪經幄未殫  
忠益已困煩言故當出畫之時不勝戀闕之念乃今何  
幸復近威顏此區區愚臣報効之秋也其敢以不能自  
解惟是學士之官在本朝為甚重近世多虛而不除顧  
以何人得以充數伏觀朝廷更張以來兩制之任必惟  
其人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殆數十年之所未有臣以空  
疎之學骫骳之文一旦躡而為之長得無愧乎用是蹶  
蹶不安須至再塵天聽伏望聖慈將臣新除翰林學士

知制誥恩命特賜寢免改畀名流所有侍讀職事臣不敢洊其控免

辭免兼修史狀

十一  
月末

恭聆明詔有惕于中嘗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為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為二典者不獨記其事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當時執簡操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恭惟中興三聖揖遜相承無愧堯舜豐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之士知聖人之意者然後能揚洪烈彰

緝熙上婉典謨之盛如臣者才識非長學問最淺昨在  
初元嘗與筆削莫措一辭今復何為再叨妙選况臺蜀  
之耆儒家擅史學承命修纂允謂得人豈容末至躡蹻  
其上用敢頓首以請伏望皇慈收回渙渥顙命耆儒總  
領厥事庶幾鉅典不日崇成所有恩命臣不敢祇受降  
詔不允

卿引鞏語既知史之難其言臺家世又知史之長則  
卿史學深矣茲朕所以命卿也惟我建炎中興迄今

百有餘載高廟一朝大典猶未迄奏朕心忸焉寤寐  
不置比喜得稟今復詔卿益與先朝分命修祔以作  
唐史同意欲趣於成耳其相與舉綱撮要共裁衆工  
使汗青有期垂信無極以稱朕章明祖烈之志則予  
汝嘉仲叔之間何足為遜所辭宜不允

西山文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十七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乙藁

舉刺

申南安知縣梁三聘劄

證對某去歲蒙恩再守泉州是時已聞本郡年來民窮  
財匱大非昔比意謂此特未知節用之方而已曩自江

東移守之時郡計亦自甚匱多方撙節甫及年歲遂可  
支吾今者不過力守前規必無不可及到官數月推尋  
顛末乃知昔年之患在枝葉而今日之病在根本夫一  
郡有一郡之財賦一歲有一歲之財賦量入為出豈不  
可為而今之泉州乃真不可為者蓋由根本戕伐之已  
盡生意蕭索而無餘故雖極意撙節而未能救也根本  
之壞其事多端某不敢悉以瀆朝聽姑舉豫借一事言  
之蓋自十數年來諸邑令宰多非其人產錢失陷而不

知考核版籍散亂而不知整頓鈔書積壓而未嘗勾銷  
姦吏豪民相為欺隱於是常賦之入大虧而預借之弊  
始出二三大縣大抵皆然而南安尤甚緣其中間屢不  
得人或以他官攝事故其積弊日以寢深而通直郎梁  
三聘適承其後倘其人稍有材力到官之後於前三者  
用力整頓亦不至弊壞若是之極而因循廢放遂以預  
借為當然紹定四年已借至今年而五年已借至來年  
矣自其之來不得不行禁止而三聘乃謂預借者縣之



所仰以送州者也州既我禁矣使我何所從出於是自今年正月至于五月一錢不復上州某既為黥竄縣吏之尤姦蠹者數人以其家資代版帳一月而自餘月分仍前不輸截日終拖下版帳錢上供銀錢大禮錢共一萬五千貫有奇本州即目困於宗子之廩給無所擘劃而又須為人戶理豁預借錢為本縣代出上供大禮銀錢又將何所措辦某夷考其人本無貪暴之行深欲保全之每諭以振刷精神興起廢壞而其材力終不可強

漢人有換縣而治者亦欲倣而行之又適無可換之人  
不免委惠安縣吳子良往助其鉤考而事權不專猝未  
見效顧念南安為泉壯邑獄訟財賦倍於他縣三聘在  
官非惟財賦不辦獄訟亦多不理又其到任甫一考有  
半來日尚長深恐邑事日甚一日至于不可扶持而後  
已三聘亦自揆其材不足以振起彫敝數欲自為去就  
用敢冒為申陳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亟降指揮令三聘  
赴部別行注授而選擇賢能之宰整頓此邑磨以歲月

庶幾浸還舊觀乞賜指揮施行申聞事

小貼子某聞下任已自差人亦非材士偏郡守臣不敢輟易申辟竊見奉議郎新除南劍州尤溪縣徐鹿卿材識不凡彊毅有立欲乞堂差改知南安縣事則本邑庶有興起之日其已差下人乞送部別行注授伏候指揮

十月十日奉聖旨依梁三聘與祠祿徐鹿卿差知泉州南安縣填見闕

奏申雪葉莫誣枉乞加錄用狀

臣恭睹皇帝陛下躬親大政以來開衆正杜羣枉進君

子退小人積年蒙蔽之餘一旦豁然天日澄霽至于疎遠小臣行治有聞者多預召擢誣枉斥廢者亦被湔洗公道昭明衆志用勸今有人焉嘗捐軀命委家族為一方翦除兇叛而扼於讒口困躓弗伸者殆將十年其事實闕於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嘉定之末竦舉湖湘所部武岡軍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致激戎伍之變臣以本軍簽書判官廳公事葉莫寬和得衆委以攝郡密授方略俾為之圖莫能外示函容而陰設規畫不數旬

間誅斬兇渠闔郡底定臣即奏於朝廷蒙恩特進三秩就陞通判以獎其忠勞既又改倅江陵欲付以事任而司馬遵者閒廢頗久志圖復用撰造誣妄之詞以欺言路言者適其鄉曲不暇審詳遽行彈奏削秩免官其後辟倅汀州又以劾免今按其所論大約有三曰脅長吏而奪之印也曰諭賊黨以逐郡守也曰掩諸卒禽賊之功以為己有也臣身與其事謹為條析而辨明之司馬遵當叛卒囂譁之初皇恐失措以疾為辭牒送印記又

以手帖懇囑叮嚀郡之官僚亦合辭致請時事變叵測  
人情憂危莫不獲已出任撫定之責而數申諸司求免  
攝郡臣為檄永州通判魏泌前往究實欲以代之泌至  
武岡而永守適以論罷有旨令交與次官泌既亟歸零  
陵臣遂復以付莫迄能顯立功效不負委令然其本心  
蓋求免而不獲非欲攝以規利也文移具在一一可覆  
而謂莫迫而奪之印可乎其誣一也臣既劾遵于朝又  
慮其久留竢命萬一不測或生他虞則賊之兇熾又將

愈熾一境生靈皆有魚肉之憂不獲已令遵先次離任而嚴督巡尉護出數程戒諭卒徒毋得凌犯遵於枕蛟藉虎之時得自拔以去盡室獲全莫之保護不為無力而謂諭賊黨以逐之可乎其誣二也臣聞變之後與莫書問往來輒為隱語使用以賊攻賊之策時諸營千餘人悉已從賊而莫能於中擇可仗者數人出臣所下賞榜文帖密以示之諭以禍福結以恩信然後陳喜李時等踴躍效命非莫發縱指示雖百陳喜安能成功其間

當賞之人皆莫保明申上未幾命下補承信校尉者四人莫於諸卒亦無負矣而謂掩其功以為己有可乎其誣三也方是時叛卒恣橫求得欲從諸郡之兵爭相慕倣有瞋目語難之態而邵州之勢尤急臣繆尸帥事日夕軫憂幸莫功成聞者惕息憂端頓弭軍律用張臣之薦辭謂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蓋以此也而遵不思由己以致變乃反嫁罪而誣人使莫以慈祥豈弟之資而被凶險傾邪之目詆誣至此可謂欺天言者未



必有心導實織成其罪莫既鑄斥導遂得祠懲勸易施  
重為可嘆臣平居念此每為拂膺今者天啟聖明宏開公  
道而臣猥以不肖受任全閩莫之本貫在臣治所祠廩  
之給又在本州議幕虛員委令承攝亦能多所裨益似  
此人材豈宜久棄且昔嘗賴之以免責今可不為之訟  
冤事之本末不敢悉塵天聽已備錄申尚書省外莫以  
儒科入仕治邑有稱兩任通判共歷二考八月有奇今  
以朝請大夫妻管建昌軍仙都觀資歷已深治行無闕

伏望聖慈念其捐身弭亂之功憫其遭誣家食之久優  
加錄用使天下之士知能為國宣力者雖見枉於一時  
終獲伸於異日其於勸勵實非小補須至奏聞者得旨  
以莫知贛州

福州舉自代狀

朝奉郎前知荊門軍張元簡有博綜古今之學有兼資  
文武之材負抱卓然器能偉甚論思獻納固所優為牧  
圉撫循亦嘗小試陳義而去有蘊未施臣實不如舉以

自代

應詔薦士狀

朝奉大夫湖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希稷忠信篤  
實寬厚和平臣昨帥長沙實掌書記公廉一節勤瘁百  
為若建社倉若行稅酒寬省租賦字養惇嫠惠稍及於  
斯民希稷多為之贊畫其後帥臣余嶸因而委任降鄴  
縣之寇築茶陵之城績效著明公論推予朝散郎主管  
西外睦宗院鄭逢辰生于貴介之族不為居養所移好

學自修親師取友志尚不苟才識亦優屢任宗官安恬  
不競臣令暫攝機幕裨贊頗多條議政之便宜草其苛  
擾講舟師之利病為之扞防詳其器能實為通用二人  
者若蒙朝廷以敘進擢付之麾節必有可觀朝散郎通  
判漳州錢相才力敏強識見開豁辨治之長著於宰邑  
闕決之助見於佐州履正奉公乃其素守剋煩破劇實  
所優為儻膺臨遣之榮必有澄清之效

除戶書舉自代狀

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張嗣古蚤中甲科嘗參柱史當  
侂冑秉權之際既弗詭隨迨彌遠顯政以來又甘退屏  
積三十年之處外微六七考之在官深明去就之宜允  
迪安恬之節況其才猷宏達學問精深倘獲與於從班  
端有裨於國論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除翰林學士舉自代狀

宗正少卿兼權直學士院趙汝談蚤以宗英徧親名輩  
深醇之學厥有淵源雅健之文自出機局確乎不拔之

操卓爾不羣之風壯老不渝夷險惟一退屏於權門孔  
熾之日來歸於聖化更新之初懇懇丹忱形於箴諫洋  
洋大筆播之絲綸欲求學士之真疇出斯人之右臣以  
不佞躡居其先自眊不如敢忘推遜今舉充自代

奏舉浦城知縣陳昉表

臣伏見通直郎知建寧府浦城縣兼管勸農公事兼監  
囚將銅場弓手寨兵軍正陳昉器資沈靖學識通明儉  
素雖書生之弗如廉介視古人而無媿暮年為邑一意

愛民性本寬和而凜有不回之操政先平恕而時有難犯之威今保舉堪充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受誣舉之罰

辟林司戶充浦城北尉狀

臣竊見自来所在創闕去處例從監司選辟一次然後下部作闕況浦城上五鄉為福建襟喉之地民俗獷悍創闕之初必得材識之士方能斟酌利病為之經始今來兩司欲選辟一次踏逐到迪功郎新建昌軍司戶參

軍林元晉奮身上庠篤學有守明敏詳練允為應變之材且嘗從父兄歷仕江淮諳識兵民利病使之任上件差遣必能稱職欲望聖慈差林元晉充建寧府浦城縣北尉兼遷陽鎮煙火公事其于警捕之寄誠非小補

拾遺

申請武岡軍將卒賞格狀

某比因武岡僉判葉莫蒙恩超擢已嘗專人奏記控敘謝忱近者復準省劄將用力兵級李成等四人各與補



授真命仰見某官秉持公道甄錄小勞不遺一卒之賤  
中外傳聞誰不競勸且使某區區前言之信無一弗酬  
仰戴恩光如已被寵榮倖偶到司稟議相與感歎之餘  
復不能無少慮蓋當來設謀誘算首先用力雖李成  
等四人之功而同時下手勦殺二賊則黃達十六輩皆  
在揆以朝廷賞功之律則設謀者為最用力者次之首  
倡者為最隨從者次之止賞四人已是愜當第軍卒小  
人豈知此理往往自謂其功不在四人之下今見四人

者獨受賞而十六人者止於本司備補及量添廩給而  
已豈能無缺望之意兼蔣宗等昨來倡亂本借為衆之  
名所以一呼之間從者千計諸營為空後雖以重賞募  
其徒使圖之然諸營卒伍往往皆有憐之之心以為我  
輩衣糧得免減刻皆出其力剽聞此語頗已籍籍今十  
六人用力而不被賞其徒必有揶揄之激作之者設或  
有一辭語便難處置蓋武岡為郡本蠻徭故地風俗愚  
悍不知逆順從昔而然紹興中有禁軍唐明者作亂尋

被誅戮軍人至今神事之亦猶幽燕之人事祿山思明  
為二聖漸染使然有未易以理曉者葉倅所慮誠非過  
計某謹已備其所陳申聞朝省伏望大丞相先生詳酌  
或各與守闕副將一資或各授以宣帖仍疾速行下庶  
幾潛銷怨望之萌一方生靈終獲保全悉出大造葉倅  
莫仰蒙異渥銘感何窮但其意終以仇怨滿前恐難安  
迹欲乞他郡一待闕差遣某并為申陳惟鈞慈垂察曲  
從其請別賜陶鑄小壘近次一倅貳俾獲保全而去實

荷生成之恩干冒崇威某豈勝俯伏震懼之至

回申尚書省乞裁減和糴數狀

證會準省劄本州措置和糴米一十萬石不得抑科證對本州雖名產米之地其實早稻倍多晚米甚少舊來不曾和糴嘉定二年有旨差万俟卨就州置場自後行下轉運司分拋諸郡本州所糴初無定數三年四年招誘民旅從便投糴多不過五萬石少者止於二萬而已其時放降糴本係用金銀度牒官會品搭支還中間

每以艱糴具申朝廷已行住免自十一年又蒙劄下本  
州支降官會度牒以為糴本會價折閱已不便於民旅  
而度牒經年無人承買於是官司不獲已以科配從事  
每歲州以度牒科之縣縣以度牒抑之民凡戶管田一  
千畝以上者納度牒米一千畝以下者認中糴米每牒  
一道率三四戶共之寺觀亦然一歲所科雖十餘萬石  
而所納實不及半縣吏並緣繇此致富則在在有之甚  
至鄉胥之走弄場吏之邀求價直之減削斛面之增加

其納中糴米者比之市價每石折錢多至八百文足少亦不下官會一貫而納度牒米者折閱尤甚且無變轉之所詞訴盈庭怨嗟載道民之脂膏朘削極矣某前者赴官入境之初訪問疾苦衆口籍籍皆謂朝廷指揮每有不許科抑之文而州縣奉行乃爾繆戾且慮因循歲久遂同常賦如江浙和買之弊前後之詞乞行住罷者甚衆某雖未敢遽行然竊伏惟念潭人休戚無大於此倘今歲朝廷免行和糴則已設或行下則科配之弊豈

容不革今准省劄命某措置不得科抑朝廷恩意如此其至倘某不能奉行則其罪大矣第既罷科抑則辦集愈難所有合申聞事列于後

一本州自嘉定十一年蒙給降度牒州郡無從擘劃遂計畝科數今既蒙指揮不得科抑某已行下諸縣住罷及鏤榜曉示十二縣使知朝廷存卹之意但科配既罷即度牒委難行用兼近者臣僚奏請欲擇米之中糴者增立價錢收糴米到交受給還

見楮不許減尅朝廷備坐行下某尤當遵守不敢違  
戾欲望鈞慈支撥金銀官會免降度牒庶幾民旅欣  
然承領乞賜指揮

一某恭準前項指揮除一面措置外竊見本州管內  
今年夏澇至甚減放數多至秋闕雨頗久間有蟲  
螟去處近者祈禱兼旬雖得雨終未霽霈竊慮境  
內未必中熟所有十萬之數斷然難以登足契勘  
本州嘉定十四十五年科糴米尚有一十三萬餘



石占坐兩倉教眼內十四年米見準省劄起發赴襄陽府交卸緣本州目今起發上供米綱舟楫艱得是致猝難裝發今年和糴尚未有教可以積貯欲望鈞慈體察特與裁減米數行下招糴伏候指揮

一近承轉運司公文準省劄委和糴米七萬石契勘本州所準前項指揮尚懼不辦除乞裁減外竊慮轉運司復就本州管內收糴兩處爭糴則價直愈

高辦集愈難民間積貯一空來歲春夏之交不無艱食之患尤非細事欲乞劄下轉運司免就本州境內和糴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申尚書省免和糴盡數狀

再準尚書省劄行下催促糴足米石五日一次具數申州司遂差人趕回所賣度牒官吏楊禮等將變賣到度牒官會回州交納未到間再準行下催促糴足元數數本州遂申照得昨準省劄給度牒一百五十道計官會

一十二萬貫道并官會七萬貫共一十九萬道和糴米石本州自去年十月二十六日開場節次糴到米一萬二百一十五石六斗五升每石計官會三貫七百五十文已於嘉定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具申尚書省訖又自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後再糴到客米并回糴到州縣官職田米共二千一百九十四石四斗八升非不多方招誘終是稀少蓋緣去歲夏澇所損處多雖有中熟去處又因湖北水傷多有般販出境米價日見騰踊細

民困於貴糴外議皆云官司所致不免即行住糴緣未  
糴之數尚多深恐有誤朝廷指準遂權於秋稅米內撥  
到米三萬八千二百五十六石五斗七升併前後糴到  
米通計五萬六千六十六石七斗見樁管廣積永豐兩  
倉聽候朝廷行下起發却將糴本撥還本州聽候秋成  
收糴接續支遣除已別具出豁帳狀供申外申省照會  
申尚書省乞免降度牒狀

準省劄支撥和糴米本會子七萬貫度牒一百五十道

每道作八百貫變買仰日下差人前來請領州司再申  
證會近準省劄令潭州守臣就本州措置和糴米一十  
萬石不得科抑某檢會本州自嘉定十一年蒙朝廷給  
降度牒以為糴本經年無人承買於是官司不獲已以  
科配從事凡戶管田一千畝以上者納度牒米一千畝  
以下者認中糴米每度牒一道率三四戶共之寺觀亦  
然折閱太甚且無變轉之所詞訴盈庭愁嗟載道民之  
脂膏朘削極矣今既準朝廷指揮再行下和糴不許科

抑倘某不能奉行則罪大矣已即行下諸縣住罷科敷  
及鏤榜曉示十二縣之民使知朝廷存卹之意近者臣  
僚奏請欲擇米之中糴者增立價錢收糴米到交受接  
還見楮不許減尅朝廷備坐行下某尤當遵守不敢違  
戾已供申朝廷未準回降今準前項省劄指揮除官會  
別行差官請領緣本州見今開場招誘民旅投糴即與  
科配上戶事體不同只可純用官會更不敢以度牒科  
抑以致失信於民今來若蒙仍舊給降度牒委實難以

變轉謹具申尚書省伏望檢證兩次申控免降度牒事  
因速賜指揮

小貼子契勘湖南州縣寺觀大抵產稅岑寂已甚  
雖名大刹不足比江浙福建下等寺觀兼自嘉定  
十一年以來逐歲數仰度牒勒令採米其數已不  
可勝計納米不足又責令納錢寺觀緣此倒敗者  
非一蓋有一二年數下度牒至今監錢未足者人  
戶既不可科配寺觀又不堪均敷委是無所措手

近準朝廷指揮令本州差官請領度牒四十道充  
起發和糴米綱水脚之費本州官吏無以區處不  
免令差去官成忠郎傅重榮就都城變轉回州起  
綱可見其術已窮它無擘劃伏乞鈞慈詳察事理  
特與全支官會發下不唯官吏之幸實一方人戶  
寺觀之幸

申請息山龍王封爵狀

竊惟潭之為郡負嶽瀕河山水秀異神物之所窟宅故



南嶽大瀉道吾等山皆有龍湫然相去數百里致禱頗  
難求其密邇城闔靈跡彰灼者莫息山潭若也息山在  
郡城外之東南一里許山下有潭方可數畝潭上舊有  
龍神廟其水清澈四時旱潦未嘗盈涸按之圖志以為  
昔嘗見龍浮水數十丈後人鑄銅甬洩水入城而匯于  
湘甬水湧至則必雨歲旱或壇而禱焉五代晉時有王  
真人錫者以桂陽牙校至長沙適值大疫乃入息山取  
潭水和藥以施病者全活甚衆則茲山之潭有龍居之

久矣乾道戊子帥臣尚書沈公介因旱致禱沉索測之  
竟莫知其底止爾後本州每遇雨暘稍愆隨禱輒應今  
年仲夏守臣真某嘗走祠下以分龍得雨為禱且與神  
約即雨則繕其祠屋以報未幾果雨則既如約矣乃仲  
秋癸巳又以旱禱于神用皇祐法置壇畝血復與神約  
即雨則請爵號于朝甲午遂雨丙申又大雨槁苗復蘇  
迄成中熟其影響之應未有速于此者如南嶽大瀉等  
山龍潭皆已蒙朝廷賜之封爵獨息山潭近在城隅昭

灼若此而乃祠宇弗治爵號未頒倘不以事實有請于朝豈惟無以彰神龍之靈慰邦人之望而昔之與神約者亦自食其言矣除已增葺祠屋以答神休外伏覩嘉定十五年正月慶寶赦文應諸路州縣境內有嶽瀆神祠並仰長吏致祭其有因雨暘水旱祈禱感應實有惠利及人靈跡顯著者保明奏聞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轉運使衙欲乞照前項赦條保明申奏朝廷特賜封爵或降廟額庶幾有以躋神之榮而徼福於潭

人俾無旱乾水溢之虞誠非小補奉勅賜靈澤廟為額  
知泉州謝表

蕩節九州觀風何有桐城千里假寵過優俶見吏民敬

宣詔旨臣

中謝

伏念臣某性資戇拙學術迂疎入侍禁

林僅守勿欺之節出乘使傳曾微可錄之勞每慚虛負  
於明恩敢謂更叨于劇寄泉雖閩鎮古號樂郊其奈近歲  
以來浸非昔日之觀征權大苛而蠻琛罕至勞傷相繼  
而農畝寡收宗室之廩倍增郡帑之儲赤立銀溢于山

者亡有歲為旁郡而代輸粟生於地者幾何日伺鄰邦  
之轉餉教教乎鞭朴之苦盼盼焉帆檣之來凡茲數端  
尤為深病顧雖一旦不可寧居竊自揣於庸虛凜莫知  
其稱塞茲蓋幸遇皇帝陛下燭臨萬國器使百工念臣  
篤於事親期欲便旨甘之奉知臣嚴於律已或能銷貪  
鄙之風進邃職以獎行錫溫綸而加勉臣敢不欽承異  
渥誓答隆知庶平而吏民敬焉雖莫望漢人之政忠信  
則蠻貊行矣願恪遵孔聖之言

平海寇謝轉官表

銅竹分符實任九重之托萑蒲徹警幸臻千里之安道

責已優叨榮實懼臣

中謝

伏念臣材非敏健志切撫摩

田里熙熙粗喜鼓桴之息波濤洶洶忽聞舟楫之驚念  
非逆折其萌芽將恐難圖於滋蔓協兵民而進討賴將  
士之宣勤怙衆陸梁始猶出柙之兇望風被靡卒為游  
釜之魚迄憑藉於天威遂肅清於海服效非循吏敢期  
漢璽之褒名在大夫晉唐階之峻退循非據莫獲終

辭茲益恭遇皇帝陛下明照無私功疑惟重可以與可  
以無與姑從厲世之權簡厥修簡或不修庸示馭臣之  
柄顧雖驚怯敢昧激昂受賞無名愧貽譏於鵜翼報恩  
有地誓輕死於鴻毛

慰皇太后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二日恭奉大行皇帝遺詔臣謹集在  
州文武官望闕祇拜宣示即時舉哀成服者斧扆天臨  
正仰垂裳之治鑾輿晏出遽傳憑几之言臣某誠哀誠

隕頓首頓首伏以大行皇帝寅畏事天寬仁得衆雕題  
之南窮髮之北方德教之誕敷河圖在東鼉鼓在西迺  
朝儀之頓異風雲變色海宇推心恭惟皇太后月朔日  
明坤承乾健憂勤左右幾同三載之艱難付托丁寧詎  
忍一朝之荼毒追懷廠訓宜軫聖情然受遺之寄匪輕  
共政之圖方切崑崙西國難回御駿之遊長樂東朝正  
賴闕睢之化願寬悲悼式副懇祈

賀今上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閏八月二十二日準都進奏院遞到赦書恭觀  
皇帝陛下登寶位中外稱賀者聖神有作夙當上帝之  
心朝覲攸歸咸屬吾君之子大明一出薄海交欣中賀

恭惟皇帝勇智正邦聰明協帝英姿異稟實鍾禹會之山  
川盛德深仁宜主漢家之宗廟方侍瑤旒之晬穆遽聆  
玉几之丁寧寅御丕圖式遵慈訓顧炎運中興之盛今  
且百年而職方故境之歸殆將萬里珍重豈惟于奉璧  
憂危諒甚于涉淵雖休勿休深謹時幾之飭以聖繼聖

益昭付託之公臣猥玷節麾幸宣詔今天開地闢可占  
平治之期日就月將願獻緝熙之頌

江東乞祠申省狀

伏念某一介寒晚誤蒙拔擢將漕江東到官之初即值  
亢旱繼以飛蝗朝夕兢惕如坐鰲炭顧念監司之職在  
於布宣德意講求民瘼凡朝廷寬卹事件無不即目奉  
行而民間疾苦有爬梳者亦不敢不盡其力欲以少答  
清廟臨遣之恩而材薄望輕動輒得咎蠲省征稅未嘗

過當或者遽謂州縣不可為督察荒政未嘗過嚴或者  
遽謂臺省不相卹今欲一切蓄縮無所展布則職業廢  
弛何名監司欲稍稍振舉事求其是則違忤必多愈招  
怨詈用是怵惕不能自安兼從祈禱以來驟得眩暈之  
疾坐立稍久即欲僵仆竊念本路災傷至重非精明强  
力者不足以任救荒之責如某駑庸重以疾疢誠恐上  
孤隆委下誤民生用敢申籲天朝乞垂矜察俾解漕職  
畀以祠官它時或有使令願效糜捐以報恩施奉聖旨

不允

奏乞獎擢潭州通判張國均永州通判魏泌狀  
臣竊惟郡之有倖所以裨守臣之弗逮苟得其人則欣  
助為多一或不然則反以害政臣所部九州有倖者八  
以臣朝夕所接與得諸聽聞則如朝散郎通判潭州軍  
州事張國均承議郎通判永州軍州事魏泌則皆所謂  
能為郡政之助者國均實淳熙名臣大經之孫世美相  
承家法不墜自其宰奉新倖建寧皆有聲績可紀立朝

未幾復為此來資稟精明政術通練事無巨細悉心裨  
贊臣甚賴之泌實紹興名臣礪之後家學既有淵源又  
嘗從諸老先生游議論文采俱不碌碌前宰雋都臣在  
江西聞其政譽甚休及來二水兩遇闕守泌實攝承孜  
孜撫摩人多稱頌臣觀二人之材皆足以剋煩劇而立  
事功局於貳郡未究施設伏望聖慈特加獎擢以為一  
路之勸異時所立必有可觀須至奏聞者

奏舉潭州官屬狀

臣猥以庸虛濫分帥閫每惟人材無鉅細皆有益于世  
用故常孜孜以求乎下而不敢俟人之求雖一道數千  
里官僚數百人其材與否不能以盡知然攷之於見聞  
試之以職事亦間得其一二苟薦員之當及者豈惟不  
竢其求蓋有未嘗識面而舉之者矣今茲叨蒙召擢行  
且去官采諸公言猶有當舉而未及者用敢隨其所長  
形諸論薦庶以備朝廷之采擇謹開具于左朝奉郎湖  
南安撫司機宜林光裔氣質粹美材猷閎敏常宰劇邑

政譽藹然江右諸司皆嘗稱薦宣教郎湖南運司主管  
范炎事親有孝謹之稱治邑有循良之譽浙右薦紳具  
能言之承議郎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江疇學問醇正  
心度坦夷講學于鄉從者甚衆經其指授多中科名昨  
宰宜春安靖不擾老游幙府人歎其淹承議郎知潭州  
瀏陽縣事徐玠性稟純良志念惻怛平反冤獄惠養小  
民在官三年人安其政通直郎知潭州善化縣事石孝  
隆天資精敏心事和平獄訟惟公賦役有法今將去替

邑人惜之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事朱子肅持身謹恪  
泣事精詳催科有方聽訟惟允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奉  
議郎知道州寧遠縣事黃大中廉介自將端方有守自  
其到邑一意為民當官而行不畏彊禦修職郎永州教  
授李元白學醇行粹論正氣平早游膠庠士論推服及  
為學錄規範肅然分教偏州未究其用文林郎前永州  
推官趙涯學行俱優志念尤篤蚤以文墨擢在甲科及  
為幙僚盡心民事推行荒政所濟尤多文林郎全州清



湘縣令董夢程通經學古知前輩之源流臨政字民慕  
循吏之風績觀其器識殆未易量文林郎衡州安仁縣  
丞翟採忠勲之門儒學自奮文米甚蔚識慮尤長從政  
郎道州營道縣丞任士寧性行端良辭華敏贍居官勤  
恪有志及民修職郎潭州湘鄉縣主簿田居正稟姿篤  
實履行端方居懷及物之心務為有用之學修職郎潭  
州湘潭縣主簿胡湍器資端厚問學精專筮仕之初勤  
於民事

激變能任綏御之責乎謹按朝請郎知武岡軍事司馬  
遵忠賢之裔嘗綴朝行到官數月未聞它過徒以昨守  
信州之日有黥吏李安世者頗得其意及來武岡復挈  
之俱借補官資任以衙兵六局之事怙勢作威鞭朴過  
當卒輩已不能堪又聽郡吏董霖等言高糴軍糧虧損  
時值冬衣例支錢會中半復欲以全券給之遂致此曹  
觖望當廳執覆語言喧悖相率出城羣不逞乘之劫掠  
郡民財物遵倉皇無措托疾送印次官幸金判葉莫躬

右臣所舉十有四人雖職守不同材品亦異然其所長各有可稱伏望聖慈明詔大臣更加詢察或特加旌擢或籍記中書異日必有奮發為清時之用者倘不如所舉臣甘受妄謬之罰

按奏武岡知軍司馬遵狀

臣竊見武岡一軍雖名小壘然溪峒四環蠻徭離處控制綏御責在守臣平時撫存士卒有以得其歡心然後緩急可賴其用苟惟惑吏言靳小費使軍情動搖幾至

小貼子臣初得報即飛申朝廷乞賜指揮行下本未  
敢擅自將遵施行及得今報事勢頗亟用敢不俟回  
降先次行下令遵起發離任聽候朝廷指揮及委權  
軍葉莫多差弓兵護送出境榜示軍民不得輒加無  
禮所有臣專輒令遵離任之罪併乞指揮施行

薦賢能才識之士狀

伏準正月八日詔書內而侍從兩省臺諫暨卿監郎曹  
外而前執政侍從之舊暨監司郡守各舉賢能才識之

親安慰衆方稍定臣得莫初一日所申即行下委莫權  
管軍事諭諸卒還營且追李安世董霖等赴司究治既  
又得莫初五日所申諸卒雖已還營尚操兵未釋臣復  
行下榜示各與免罪即將衣糧等照久例支給若有寬  
抑許詣臣陳訴榜到之日軍人或須帖息遵為守將舉  
措乖宜致此紛擾焉得無罪欲望聖慈將遵罷免或畀  
祠祿仍選擇賢良之守令其疾速之官庶幾一方早獲  
安堵不致它虞須至奏聞者

士或五六人或二三人居官家食一無所間疏其實  
亟以上聞臣仰惟陛下以寶厯紀元之歲麟經書王之  
月誕降明詔蒐拔俊髦此堯舜急賢之心也詔下以來  
中外臣工剡牘交上蓋不知其幾矣而臣猥玷近班獨  
未能有所稱舉者非敢後也顧今衆論之所共屬若柴  
中行陳宓徐僑危稹輩臣入對之初與供職之三日皆  
嘗論薦而未聞有所拔用臣是以未敢復有所薦也今  
方力請于朝丐從絀免倘終無以塞明詔則罪滋大伏

念當今賢能才識之士不為無人其沉下僚困選調者未易以悉舉今姑取其更歷中外聲迹稍著而濡滯不振者疏其姓名以聞庶幾有以上副朝廷之實用而不為空言謹開具于左

一朝奉大夫新知汀州府壅實寶文閣學士伯成之子其學其行皆有父風曩丞棘寺守職不苟出知延平迓者已至以迎侍非便力請祠改授臨漳甘濡久次伯成舊為漳守有惠政壅能循父之轍一

意撫摩繼守臨川究心民隱政平訟理細大有經以疾丐祠郡人皆惜其去臣以召還過撫實親聞之提舉常平趙汝談賢監司亦稱其政不容口今其疾已瘳尚淹家食臣竊惜之

一朝奉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鄭寅名家之子刻意問學富於見聞而恬靜自守不汲汲于進取曩自太府丞出守廬陵實有善政以風聞論罷退安閒散泊然無營惟日沈酣於簡冊涵養益粹殆未易量久於



奉祠頗鬱公議

一朝奉郎知興化軍樓昉詞章彪炳有作者之風識  
慮深長知當世之務曩官于朝數有論奏觀其意實  
切愛君而留滯於外歷歲滋久今雖分符支壘粗有  
展布之地然臣觀其人誠足以羽儀天朝潤色帝制  
而局於小用未究所長

西山文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張溥

主事<sub>臣</sub>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sub>臣</sub>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sub>臣</sub>陳墉

謄錄監生<sub>臣</sub>朱烱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十八

宋 真德秀 撰

經筵講義

進讀大學卷子

十月十九日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臣某謂康誥帝典兩語切要處在克之一字明德人

所同有其所以爲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不能明之異爾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其自暴自棄而不肯爲耳孔子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人病不求耳且如陛下躬稟聖哲之資所謂明德固已素具若以堯帝文王克明德自任豈有不能爲者然其用功之要專在屏去

物欲盖明德如青天白日物欲如雲霧雲霧開則天  
日自明明德如明鏡止水物欲如塵滓塵滓去則水  
鏡自明惟陛下以克之一字自勉而毋自謂不能則  
堯帝文王可及矣太甲篇乃伊尹所作此一語切要  
在顧諟二字古注謂常自在之朱熹以爲說得極好  
明命只是天所賦與我底道理初無形象如何可以  
目視正如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忠信篤敬豈有形象可見亦只

是念念不忘則此理自然昭著於心目之間今人俗語云看顧云照顧所謂顧諟即此意蓋天賦與我許多道理豈可須臾之間不著意照顧謂如天與我以此仁一不照管便不覺流於不仁天與我以此義一不照管便不覺流於不義天之與我以此德本如明鏡止水我却不要管甘心被灰塵泥滓來汙了豈不是慢天之所予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以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雖一息不可不顧諟

雖一念不可不顧諟所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武王  
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周頌敬之詩云母曰高高在  
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大雅之詩亦云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皆謂人君一動靜一云  
爲天未嘗不監察其上然則伊尹顧諟之語人君豈  
可少忘陛下欲作母不敬思無邪工夫臣願自佩服  
斯言始蓋陛下若知得天無時不監察人君人君當  
無時不顧諟天命雖欲一事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

可得此乃最切陛下身心底道理臣願深留聖念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臣某按成湯此銘蓋就沐浴取義朱熹之說已盡之矣後來武王作盥盤銘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不可救武王之銘又就水取義蓋言溺於深淵猶可以浮游而出一爲姦邪小人所惑則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故不可救聖帝明王因物



自警每如此願陛下燕閒之際取湯武之銘與凡古

人自警之語書而揭之座右則所益非淺

諸銘已載  
衍義第三

十人君之德須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曰日新之

謂盛德但看日月之明千年萬載光彩常常如此豈

不是日新人君須要法乾之健體離之明洗濯磨勵

其身心常使光明皎潔始得陛下昨爲權臣所蔽養

晦十年天下之人未免妄議聖德一旦奮然更新天

下咸仰聖德如日月之食而更也然自今以往日新

又新之功一或不繼則未免又失天下之望須是常  
屏私欲而存天理常守恭儉而去驕奢常勤問學而  
戒游逸常近君子而遠小人常公而不私常正而無  
邪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以至無日而不如是則其  
德無日而不新仰視成湯何遠之有臣又竊見陛下  
更新之初懲賊吏禁苞苴一時士大夫爲之悚動未  
幾數月間又復玩弛貪濁害民者如故昏繆不職者  
如故只緣一二姦賊之鉅者特從恩宥擁厚貲安華

第不傷毫毛兼除授雖公而巧於營求者尚或得志  
所以搢紳慕效仍踵舊習既未能作新士大夫又何  
以作新民民既未新天命又何由而新日來星文之  
變數數有之上天仁愛陛下所以示此警戒陛下於  
此何可不深自修省先從一身始洗濯磨勵使已德  
常新修明政刑信必賞罰崇獎廉能汰斥貪繆使士  
大夫之俗一新如此則民德之新天下之新有漸致  
之理矣願陛下深留聖心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臣某竊謂文王之德上與天合不可得而名所可名者緝熙敬止而已緝者繼續之謂熙者光明之謂朱熹之說當矣然緝之與熙非二事也能緝則能熙矣常人之德業所以不能光明者以其乍作乍輟無繼續之功也且如敬之一字孰不知爲正心修身之本然一有欲心則不能敬一有怠心則不能敬二者苟有一焉則所謂敬者有間斷而無接續矣又焉能至

於高明光大之域耶惟聖人之心與天同運純亦不  
已故詩人形容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纔兩言爾  
而文王盛德之氣象儼乎其目也考之於詩其言  
緝熙者四此詩所云以德言也敬之之詩曰學有緝  
熙于光明以學言也維清之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  
典昊天有成命曰於緝熙單厥心二者以事言也若  
昔聖王之於修德於講學於行事無不致緝熙之功  
者臣竊見陛下於宸居之邃揭名緝熙且以雲漢之

文自爲之記真有得於古先聖王修德講學之要臣  
顧於緝熙敬止之言朝誦而夕思之知欲之有害於  
敬則窒之於幾微知怠之有害於敬則持之以彊勉  
使此心常接續而無間斷故以之講學則智識日明  
以之行事則功業日廣所謂儀刑文王者莫切於此  
惟陛下勉之

講筵卷子

十一月八日

大學格物致知章

臣按格之一字先儒訓釋不同至程子乃以格訓至  
如舜典格于文祖之格其義始明朱熹嘗言格物者  
窮理之謂也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蓋理無形而  
物有迹若止言窮理恐人索之於空虛高遠之中而  
不切於已其弊流於佛老故以物言之欲人就事物  
上窮究義理則是於實處用其功窮究得多則吾心  
之知識自然日開月益常人之學不就實處用功而  
馳心於高妙猶且不可況人君以一身應萬事萬物

之變若不於事物上窮究豈惟無益而已將必如晉之清談梁之苦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此格物致知之學所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先務也陛下履位十年其酬應事物多矣然權臣顛政務爲蒙蔽恐陛下未能一一致察也故十年之間是非邪正顛倒錯繆無所不有人皆知爲權臣之罪今既躬親大政則凡所以剖判是非別白邪正者陛下當身任之矣若於事物之理不深加窮究應酬之間少有差失咎將誰歸



故臣惓惓欲陛下以格物致知爲事也程頤嘗謂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而朱熹又謂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其說尤備蓋自吾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皆所當窮然非日積月累之功未易各造其極也臣願自今經筵講讀之際有切於身心關於政治者時發玉音質問所疑俾

臣等得悉心以對如有未諭即乞再三詰難必聖心洞然無疑而後已退居深宮又必優游玩索其理之所以然俾之融會貫通表裏澄澈如此則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其益不少矣至於輔臣奏對尤當從容訪建政事因革俾陳其利病之原人材進退必叩以賢否之實如有未諭反復審究亦必再三都俞之外不厭吁咈以至言官之奏論彈劾羣臣之進見對敕率霽天威俯加酬詰俾摠底蘊盡究物情如此則於國

家之事日益明習而舉措用舍之間無不適當矣凡此皆所謂格物也惟陛下曲留聖心孜孜不倦若於事物之理窮得一分則陛下之知識亦進一分窮得十分則陛下之知識亦進十分窮得十分即是物格進得十分即是知至若只略見一二便不研窮則見處既未分明行處必有窒礙且如近者用兵之舉若論其槩則祖宗境土所當恢復祖宗山陵所當省視豈非至當之理然必先定規模先立基址俟吾人材

衆多財力富盛萬全必勝然後有爲乃無後悔緣只  
見得理之一偏而未嘗周思曲慮到窮極之處所以  
輕舉而無成此亦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今陛下已  
知前日舉事之非矣若一向退沮自安於無所作爲  
又只是見得一偏之理須是知前日不合輕敵今日  
亦不可畏敵事雖致審而剛毅奮發之志則不可忘  
敵雖未動而戰攻守禦之事則不可緩日與大臣講  
求策畫申儆將帥嚴設隄防謀未十全姑務固守執

可一定奮然必爲如此方是見得義理周盡舉此一端他莫不然大抵理之與事元非二物異端言理而不及事其弊爲無用俗吏言事而不及理其弊爲無本惟聖賢之學則以理爲事之本事爲理之用二者相須本無二致此所以爲無弊也惟陛下留神

臣所進大學衍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爲格物致知之要其本末粗備以卷帙之多未即進讀願政機餘暇早賜覽觀則於窮理之學將

大有所日進矣

講筵卷子

十三日

誠意章

臣按自欺自慊

音慊

兩言乃此章之綱領常人之情本

非真欲爲善但假飾於外以欺人然人不可欺徒以  
自欺而已惟真心爲善者純於爲己故好善則如好  
好色非爲人而好也惡不善如惡惡臭非爲人而惡  
也蓋必力於爲善而去其不善然後己之心快且足

焉夫是之謂自慊然又必曰謹獨云者常人爲善初  
非實意故處顯明之地則尚或知勉至處幽隱之地  
則肆然無所忌矣此即所謂自欺也自古聖賢之學  
以謹獨二字爲入德之門故此篇言之而中庸首章  
亦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未章又  
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  
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聖賢心法相傳莫要於此詩人稱文王之德曰不  
顯亦臨無斁亦保言其雖居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乎  
其上者雖無厭倦之意亦常有以自守焉此所謂純  
亦不已也漢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論者以爲有  
穆穆天子之容其在官中則湛于酒色

湛與  
耽同

委政外

家迄成新莽之篡計其當時必謂人無知者而其荒  
淫之行播之天下書之史冊卒不可掩由其昧於謹  
獨故也惟陛下以文王爲法臨朝必敬而退居深宮



亦必敬對羣臣必敬而退與嬪御近習處亦必敬如此則於謹獨之道得矣若漢成之縱欲無足爲聖明道者亦願眡以爲監焉實天下幸甚

講筵卷子

十六日

大學致知誠意二章

臣某昨於二章已嘗各貢愚論矣又嘗聞朱熹之說以爲致知誠意乃學者兩關致知者夢與覺之關透得此關方是覺不然則夢誠意者惡與善之關透得

此關方是善不然則惡大學之道惟此兩節爲最難  
故熹以關譬之過此兩節則根基已立有用力之地  
矣若知有未至則見理不明雖彷彿一二未免如夢  
寐之恍惚非真見也意有未誠則爲善不實雖假竊  
一二猶以文錦蒙蔽絮又豈真無惡者乎然爲善所  
以不實者自見理不明始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  
知

臣某又嘗恭聞高宗皇帝有曰人欲明道見理非學

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爲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夫務學然後能明道見理明道見理然後能誠意正心與大學之言昭若合符高宗皇帝是時春秋二十五爾而聖學高明深造其極已如此陛下可不服膺而加勉乎

修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謹按此章要切全在有一字蓋聖人之喜以

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未嘗先有喜  
怒以待物之至也故朱熹嘗言忿懣好樂恐懼憂患  
只要自無中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又嘗取譬曰衡  
惟其無物故物至而輕重不差鑑惟其無物故物至  
而妍蚩可見學者之於此理固不可以不知而人主  
尤所當知蓋人主之喜怒哀樂所關爲甚大故也臣  
願陛下於平居未應物之時澄靜此心湛如太虛不  
使有喜怒哀樂之私先入乎胸中隨物而應當喜則

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而有我之私一不與焉  
則此心常正而不偏其於修身之道有餘裕矣

齊家在修其身章

臣某按親愛而下五者皆指處家而言父子兄弟夫  
婦之間一汨於私情則於所親愛而偏焉於所哀矜  
而偏焉則慈憫之意勝而不知其惡矣於所賤惡而  
偏焉於所教情而偏焉則憎疾之意勝而不知其善  
矣若子弟之畏敬父兄固所當然若但知畏敬而不

能諭於道而爭其過是亦偏也閨門之內五者之失  
徃徃有之而父母之於子夫之於婦爲尤甚有子如  
舜所當愛也瞽瞍不之愛而愛傲象有子如鄭莊公  
亦所宜愛也姜氏不之愛而愛不弟之叔段非偏乎  
有夫人如莊姜宜愛也衛莊公不之愛而惟嬖人之  
愛卒召州吁之變有后如王氏宜愛也唐玄宗不之  
愛而惟惠妃之愛旋致開元之禍非偏乎愛惡一偏  
善惡易位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曰身不修不可以

齊其家

講筵卷子

十八日

大學修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前日進讀此章蒙玉音有槁木死灰之問臣已具陳吾道有體有用與異端寂滅之教不同陛下已俞之矣臣退而思之此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鑑明水止其體雖靜而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是如此若槁木之不可生

死灰之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人之有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其可委之無用乎吾道異端之分正在於是不可不察

治國必先齊其家

臣某按此章辭義明白不待贅陳但恕之一字學者多認爲寬厚闊略之意其實不然蓋已有善亦欲人如我之有善已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又論語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皆是推已及人之謂舊說如



心爲恕其義却通彼以寬厚闊略爲恕者誤矣

臣某又謹按此章既引桃夭之詩以明夫婦相宜然後可以教國人又引蓼蕭之詩以明父子兄弟足法而後國人法之爲人君者要當實體乎此非可以徒誦說而已也漢高帝賢君也以戚姬之寵而踈呂后以致後日人彘之禍然則處夫婦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唐太宗英主也然於事親友兄弟一有慙德三百年之家法遂不復正然則處父子兄弟之間其可

不盡其道乎觀漢唐之事然後知大學之垂訓真不可不佩服也

衍義九經節

臣某按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於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臣謂熹之言至爲精切蓋齊戒明潔所以正其心也盛服儼然所以正

其容也心正則容正故曰一其內所以制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者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萌此動靜兼用其力也然蔽以一言敬而已矣內外動靜無乎不敬身安得而不修乎熹又嘗作敬齋箴自首至尾皆發明此意臣已載之於衍義中

操存省察

章惟聖明其參味之

臣某又按九經以繼絕世舉廢國爲懷諸侯之首蓋自昔帝王相傳之法也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後于薊封舜之後于陳而孔子於堯曰篇歷叙二帝三王傳授亦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中庸之言蓋祖乎此夫以齊威公之在春秋特一霸主爾猶能存三亡國後世稱之其視戰國之君爭地爭城滅人之社稷絕人之祭祀者善惡相去遠矣漢初功臣剖符世爵迨元成間稍益衰微不絕如綫杜業

進言以爲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

顏師古曰以立亡國之後爲安泰也

今功臣之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

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甚可悲傷成帝  
感其言於是復紹蕭何之世迄于哀平又增曹參周  
勃之後史氏書之以爲美事漢祚中微光武紹起復  
享國者二百餘年是亦仁厚之報也唐李懷光先有  
功而後背畔德宗念其前功爲之立後當時諸將莫  
不感歎本朝故事每大赦令輒求昭憲太后子孫或

及趙普之徒往往有司以爲具文而中興以後功臣  
豈無湮微不祀者當此兵事方興之時謂宜訪問加  
以存錄至於骨肉之恩析而不殊

殊絕也

尤仁聖所宜

哀惻也故因九經之義推而及之以贊陛下矜恤之  
仁云讀畢奏云骨肉之恩析而不殊乃漢宣帝封昌  
邑王賀爲侯之詔也言骨肉之恩雖有離析而無可  
絕之道臣之此言蓋恐同姓近親豈無絕世不祀者  
欲陛下訪問而爲之立後也又奏二帝三王惟其以

興滅繼絕爲心是以享子孫千億之報戰國之君滅  
人社稷絕人祭祀秦爲尤甚報亦如之大抵續人之  
祀者乃盛德事天之所予也絕人之祀者非盛德事  
天之所惡也上意亦覺悚動退而李正言甚稱開陳  
之善謂其言切而不露也

講筵卷子

二十七日

大學絜矩章

臣某按此章言平天下乃曰君子有絜矩之道何也

蓋天下之不平自人心不恕始且如爲人之子而事  
不慈之親雖不敢怨必非所欲及其爲父乃不慈其  
子爲人之弟而事不友之兄雖不敢怒亦非所樂及  
其爲兄乃不友其弟此皆所謂不恕也士大夫未仕  
爲民而見虐於官吏必不堪之及其仕宦乃不恤其  
民僮僕使令不忠於主必深惡之及其立人之朝乃  
忍欺其君凡此皆不恕也恕者以已度人之謂我之  
所欲亦人所欲我之所惡亦人所惡故以所欲者施



之而不敢以所惡施焉此所謂絜矩也凡爲人者皆  
所當然而爲人上者尤不可不然杜牧賦阿房宮謂  
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鎔銖用之如泥  
沙已欲紛奢而剝民之肌膚腠民之膏血此之謂不  
能絜矩也故爲人君者處宮室之安則憂民之不足  
於室廬服綺繡之華則憂民之不給於繒絮享八珍  
之味則憂民之飢餒備六宮之奉則憂民之曠鰥以  
此心推之使上下尊卑貧富貴賤各得其所欲有均

齊而無偏陂有方正而無頗邪此即謂絜矩之道臣  
竊見比年以來元元愁苦者衆兵興之後三垂戍守  
方嚴當此大冬隆烈之時窮閭委巷有飢凍切膚之  
慘窮邊絕徼有風沙眯目之悲願陛下以惻怛之心  
施惠卹之政雖其仁未能徧及然能選良吏以字之擇  
良將以拊之使民無剝膚之苦士有挾纊之溫是亦  
仁術也臣於衍義察民情之篇引采薇七月等詩數  
陳頗悉惟燕閒賜覽仍推而行之則天下之平有日

矣

講筵卷子

十二日

大學平天下章

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臣某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

圉楚大夫

定公饗之

定公晉君

趙

簡子鳴玉以相

簡子名鞅晉大夫也

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

猶在乎

珩佩玉也

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者幾何矣曰未

嘗為寶楚之所寶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

侯又有左史倚相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大學所引即其事也魏惠王以照乘之珠夸齊齊威王亦言吾有臣四人而鄰國畏盜賊息是之爲寶與王異楚齊皆戰國之君然能知所寶惟賢之意故其國安以強昨者權臣用事溺意貨寶山東玉器搜括無遺使諸豪有輕中國之心而於當世之人材則未嘗爲陛下收拾以備國家之用其昧於此亦已甚哉因奏願陛

下不以金玉為貴而以賢才為寶天下幸甚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臣某按先儒蘇軾之論以為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玄齡唐太宗之相也史臣稱帝定禍亂

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

王珪魏徵

而房杜遜其直英衛

善兵

李勣封英李靖封衛

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

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所謂

寔能容之者也林甫唐玄宗之相也史稱其妬賢疾

能當時有以材譽聞者皆以術抑遠之所謂寔不能

容者也太宗相玄齡而唐以興玄宗相林甫而唐以

壞欲知大臣之賢否者惟觀其能容與否而已矣

講筵卷子

二十七日

大學平天下章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臣按古今生財之說未有能外此四言者而先儒呂大臨推明之可謂確論矣韓愈有云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蓋古者四民士農工賈而已後世益之以道釋所謂為民者六也農一而食者六宜其贍足之難然士主名教工治

器用賈通貨財非無事而食也若釋與道則飽食安坐以蠹吾民而朝廷乃以鬻祠牒為生財之資不知釋道日增則農民日減財之所自出者耗矣猥曰生財可乎此謂生之者寡而食之者衆也農民日減而耕者少則為之者不疾矣而國家之用度又未嘗量入以為出也以江左一隅之力而用度數倍於承平之時夫安得不匱口奏冗官冗吏冗兵之弊云云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之事勢窮極甚矣不變



而通之其可久乎然變通之術豈有他繆巧夫亦曰  
節用而已爾用有節則經常之費易足經常之費足  
則祠牒之鬻可省釋道少則農民多生財之源無出  
於此惟陛下亟圖之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  
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

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臣按漢董仲舒對策於武帝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  
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  
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  
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  
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然苦不足也又曰  
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  
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

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又曰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倣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兼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臣竊惟仲舒此言蓋與大學同指故略為陛下陳之

夫所謂居君子之位而為小人之行者故相是也位  
冠台司而鬻賣公朝之官爵貴極人臣而奪攘平民  
之貲產貪鄙之風扇於上而汙濁之俗成於下士大  
夫惟知財利之可貴豈知仁義之可尊雖陛下更張  
以來蓋嘗明示好惡而人心陷溺已深莫之變也夫  
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心之趨利舉世之人皆趨於利  
則知有已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國平居則  
欺君以自利孔光張禹之於漢是也有難則賣國以

自利華歆陳羣之附魏張文蔚楊涉輩之從梁是也  
甚者不奪不饜如莽操之所爲故大學於末章明義  
利之分孟子於首篇嚴義利之辨豈虛也哉惟明主  
在上思有以返之則天下之福也

講筵進讀大學章句手記

十四日

十月十四日進讀大學章句經文至明明德新民奏云  
聖人之道不過成已成物而已明明德成己之事也新  
民成物之事也成己者體也成物者用也只此兩言體

用備矣至在止於至善奏云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且如陛下居人君之位則所止在於仁須是行愛人利物之政使鰥寡孤獨各得其養昆蟲草木咸遂其生如此方爲至若只姑息小惠非仁之至也又如陛下爲先皇之子不但生而謹奉養沒而嚴祭祀便謂之孝須是坐則見先帝於牆食則見先帝於羹一念不敢少忘又必能繼先帝之志述先帝之事以安社稷保宗廟然後爲孝之至不然則雖孝非至也又如臣

之事陛下當止於敬若但以擎踞曲拳為敬此敬之末也必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陳善閉邪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然後為敬之至不然則雖敬而非至也其他如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要到十分盡處方謂之至善又讀至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處奏云下文只言天下平此却曰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天下之人皆已得其本心皆已復其本性書所謂黎民於變時雍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如此方是明明德於天下如漢文帝唐太

宗之時天下可謂治矣然先儒謂止是富庶而已若教則未之及也故聖人於此不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於天下見得須是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方可謂之天下平不然則只是小康而已未可謂之平也又讀至章句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奏云此是兼心與性說人之一心兼統性情性體也情用也具衆理者體也應萬事者用也

餘本文公說

讀至章末奏云此章自心而身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



國而天下本末次第粲然甚明然不是大學初說自堯  
以來已如此說因舉堯典明德睦族一段臣於衍義已  
備言之矣但堯是生知之聖不須下格物致知工夫若  
湯武則學而知之湯之學於伊尹武王之問洪範問冊  
書即格物致知之事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銘盤以自警武王於戶牖楹席觴豆弓矛  
亦各有銘此皆誠意正心之事也又再拈起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誠二句奏云雖是知至而后意誠然

亦非是待知至了方去誠其意且如陛下日對儒臣講明經史此格物致知之事也日對輔臣議論朝廷政事人材賢否此亦格物致知之事也退御宮庭省閱天下章奏講求四方利病此亦格物致知之事也臨朝必敬退居深宮亦必敬對羣臣必敬對嬪御近習亦必敬聲色玩好無所或溺喜怒哀樂不敢妄發此即誠意正心之事也一日之間二者未嘗不可交用其功不但一日只此俄頃間便都做得但大學必以知爲首者須是見

得天下之理了然明白此爲善此爲惡此爲正此爲邪則私意邪念自不敢發所以格物致知最爲切要也願陛下自今於講論經史之際聖意有所未諭不妨反復詰問須見得道理分曉然後已於講論政事之際亦與大臣反復論難直見得可否分明然後已省覽章奏亦反復考究見得利害明白然後已如此方是格物方能致知若只汎然說過汎然看過不曾著意考察豈得便謂格物如此安能致知仰瞻聖顏大覺和悅既畢忽蒙

聖訓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便合就今日進讀某謂前  
所進已納禁中今須再令講筵所寫別本然後可讀即  
以未辦爲對上曰已在此矣即見內侍捧前所進第一  
第二帙在前某即前奏曰臣所纂輯之書出於愚陋之  
見奚足上裨聖學兼初志止欲備燕閒之覽今乃仰蒙  
睿旨令臣進讀此千載一時之榮遇再拜祇謝畢展卷  
進讀讀畢奏曰臣之此序成於紹定二年所謂竢時而  
獻者蓋待陛下親政而後獻者若權臣尚在陛下未親

大政雖欲進獻必無由徹乙夜之覽乃今何幸得備進  
讀命坐賜茶畢上曰外路會價尚未能登皆是監司郡  
守不留意某對曰會價所以不登固緣監司郡守不留  
意然其間亦有留意者大率常物之情少則貴多則賤  
自故相在時印造多了今又邊事方動未能減印造之  
數所出太多故賤嘉定年間換易新會臣親見本末其  
初緣都司非人用以二舊換一新之說人情疑惑不行  
廟堂忿之遂用嚴刑峻法犯者百姓至於徒流估籍官

員至於追勒貶斥終無效驗數年之後朝廷厭於稱提  
始行其所無事却一歲增於一歲至庚寅辛卯年間外  
方或六百文足少亦不下五百五六十文足以此見嚴  
刑峻法初無所益臣方欲具劄子乞朝廷專委版曹一  
二員討論利害而推行之大抵必須少減印造臣亦有  
小策欲獻廟堂不敢以瀆聖聽是或有以嚴刑峻法為  
言者切不可施行幸陛下垂念上欣然聽納

是日進讀大學章句畢係初進讀合再拜叙謝上曰

自此望卿啓迪毋或有隱賜茶畢上曰北使來議和  
聞外間議論頗紛紛奏曰臣却不聞外間議論但自  
古兵交使在其間縱使敵人已犯邊若有使來猶當  
禮接況未嘗犯我乎或謂欲卻而絕之或謂宜拘留  
勿遣此皆不可行但當以禮遣之萬一露欲和之意  
切不可輕信蓋金人昨以和誤我後來敵人又祖其  
故智以誤金人今日雖不可沮其善意亦不可墮其  
姦謀邊面之備一事不可闕略一日不可稽緩惟陛

下深留聖念上又謂彼欲來朝見如何某問彼有國書否上曰無之某曰如無國書何名引見要之只合就鎮江發遣必不得已都堂接見可也

講筵進讀手記

十九日

十九日進讀大學章句至明德章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因思前次說明德是兼心與性說尚未分曉遂引程易傳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此明德正是說性不曰性而曰明德者蓋明處是心明底是



性心是虛靈底物着得許多道理在其中光明照澈故  
曰明德讀卷子到陛下將湯武之語及古人自警之詞  
書而揭之左右奏云昔哲宗好寫唐人詩句范祖禹在  
講筵將尚書論語孝經撮其要語二十餘條請哲宗於  
親御翰墨之際書之以代詩句蓋聖人之言句句有益  
非若詩句之無益也臣今日所陳亦祖禹之意是日上

領納

又奏邊事已見端  
平廟議申聖語狀

講筵進讀手記 二十六日

二十六日進讀止至善傳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因  
舉朱文公曰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且如行都在  
此自南來者必止此方是止處若只到衢婺固未是當  
止之地若到此又越而之他亦不是得所止自他處來  
亦然又讀至君仁臣敬處再舉十四日語以奏又讀學  
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奏云朱某  
此二語乃是發聖人言外之意盖理之淺近者易見而  
精微者難知若於義理只見得皮膚往往便以未善為

已善小善爲大善惟是窮究到精微處方知三分之善只是三分七分之善只是七分不至以下爲高以淺爲深此學者所以貴於致知也推類云云以五者之大倫言之此只說君臣父子朋友而已若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又推之萬事萬物莫不有當止處如坐如尸坐之所止也立如齊立之所止也視思明視之所止也聽思聰聽之所止也自餘亦莫不然又讀至切磋琢磨處奏云仁敬慈信是言當知所止至此方是說

下工夫處大抵聖賢之學只有兩端窮理修身而已如此篇所謂格物致知是窮理也誠意正心是修身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修身也聖門只是此兩項功夫又讀章句云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奏云如陛下日御經筵與儒者講論經史此所謂講習討論也若只說過便了何益於事須是退而省察吾之言行有無未善吾之過失有無當改其合克去此即孔子所謂克己也學與自修二事相爲表裏不學問

固不能自修學問了又不可不自修又讀章句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奏云朱某釋經一語不妄下凡製物爲器須切磋成形質了方可磋磨若未切磋如何磋磨此所謂治之有緒也既切磋了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此所謂益致其精也講學修身亦然又讀所進故事至論北人多詐處曰言辭之甘藏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尊設機穽於康莊也斂兵遠去鷙鳥將擊之形也委地弗爭芳餌致魚之術也既略說其義又再讀過曰

願陛下毋忘此語上曰此說極是賜茶畢上問北人議和未可輕信奏曰臣適嘗言之矣李侍御奏臣得楊恢書在襄陽聞北人元不曉和字只是要人投拜而其臣下乃將投拜之語改爲講和其說頗詳上然之奏云朝見一節如何上曰且候使人到來商量待從吉後引見李奏北兵已取蔡了忽然都去攻息方急亦忽然都去其情叵測奏云此臣所謂鷙鳥將擊之形也遂退

講筵進讀手記

初八日

初八日進讀大學章句至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奏云人之爲人受天地正氣以生故其心虛靈不昧其於義理自然有知如孟子所謂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即良知也所謂本然之知也然雖有此良知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到極至處亦無緣知得盡且如事親雖知當孝若不曾於孝上細細推求未免以末節細故爲孝子夏問孝

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若論父兄有事子弟能代其勞有酒與食先以奉父兄豈不是孝然只是孝之末子夏便以此為孝亦是知未至賴其能問故聖人教之進上一等然承順父母顏色為難亦只且就子夏處說未是孝之極須是事親如事天方是孝之極大抵天下之理推得一層上又有一層所以聖人曰物格曰知至皆是要到窮極至處上曰極是又讀卷子至晉清談梁苦空處因奏陳人君



須理會著實道理不要談空說妙上曰極是又讀到臣  
所進行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為格物致  
知之要本末粗備以卷帙稍多未即進讀願陛下萬機  
之餘早賜覽觀則於窮理之學將大有所進上曰此書  
朕時時自觀是日讀卷子用兵之舉只為見得一邊道  
理遂輕易為之又讀漢成帝荒淫一節敷陳之間語頗  
峻切仰瞻玉色略無少忤

講筵進讀手記

十六日

十六日進讀大學忿懣章引朱文公曰此四者只要在無中發出不要先有在心下上曰如此須如槁木死灰始得奏云不然中庸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只要發得中節如何無得且如大舜見象喜亦喜是聖人不能無喜也文王一怒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是聖人不能無怒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是聖人不能無憂也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聖人不能無樂也

要因物而發不可先有此橫在胸中如陛下今則未應  
物之時其心湛然少間與物相接事之當喜者須喜事  
之當怒者須怒但當喜怒之時便須自省此盡是發於  
義理耶發於私欲耶若發於義理儘不妨發於私欲則  
不可人之情易發難制者惟怒爲甚惟能遽忘其怒而  
觀理之是非則知外物之不足厭矣此言最善若都要  
無此四者如槁木死灰然則此心遂爲無用之物此乃  
釋氏之學若吾道則有體有用寂然不動者體也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者用也體用兼全所以無弊釋老欲委其心於無用所以應世不得上深以爲然喜見玉色又讀卷子論衛莊公唐明皇事隨文解說畢又再提起曰衛莊公踈賢配而親嬖人唐明皇遠正后而昵豔妃卒召禍亂今日必無此事然願陛下深以二君爲鑑上亦無忤色

退而思之合對云此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偶不之及

賜茶畢上問

有所聞否奏臣無所聞因言及財用窘匱奏云今日當此空匱之極別無方法只有撙節一事可行臣方欲具

奏偶吏部郎中兼左司鄭寅輪對已及凡其言甚當願  
陛下諭大臣速如所請施行上然之李左史亦開陳頗  
詳併及覈軍籍虛額事奏云前日李鳴復亦曾及此陛  
下已諾之矣臣謂宜先令諸將自以虛額來上却委總  
領或他司審覆則諸將不敢爲欺又舉孝宗褒邵宏淵  
因上虛籍擢爲觀察使事奏云須如此施行則彼有所  
慕臣已嘗以此白宰相矣若果行之一則有實備一則  
省虛費上又云近來既不出兵省得生券一項費用奏

云生券一項所費甚多今不出兵所省不少又再及搏  
節事奏云若欲搏節費用須陛下力行節儉以爲羣臣  
之倡上謂然因讀衍義中庸九經章奏云近見李真初  
對劄子論此章因及時事大有所補陛下必嘗反復觀  
之上曰朕亦嘗反復又至朱文公章句若親而賢則固  
寘之大臣之位矣因及趙丞相汝愚本末曰本朝宗室  
未有如汝愚比者故可居宗室所不可居之位及力贊  
配食之議

講筵進讀手記

十八日

十八日進讀大學治國在齊其家章至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奏云赤子雖未能言然飢飽寒暖之類其情可測而知爲之母者以已心真實求之雖有不中亦不相遠國人之情固未易盡知然一人之情即千萬人之情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國其理一耳非先治家後却旋去學治國也故曰云云又讀至卷子此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

灰奏云臣適舉似此語與李大同大同以為下不可字  
不得蓋此心自是活物如何把做槁木死灰終不能使  
之如此此語甚有理非臣所及乞陛下垂問大同令詳  
言之上顧李令說李遂云云某又奏釋氏有死心之說  
心是活物如何可死又如釋老不拜君父兄離絕人倫  
然其在寺觀中依舊有主首有副貳有所謂師兄師弟  
何嘗絕得人倫吾道中所謂君臣父子是真實有之彼  
却是假合底以此見得聖人之教是循天理之自然釋



老是以人爲強軋使然李復云云讀至具衆理應萬事  
處奏云人之一心至虛至靈至微至妙經緯天地裁成  
輔相皆自此出以爲槁木死灰可乎上意喜甚王齒繁  
然又讀卷子衍義九經處已錄在  
卷子下賜茶畢李正言論時  
雪不降由豫常燠若某因奏周衰無寒歲秦末無燠年  
周之先王以仁治天下後世浸失之舒緩天以常燠應  
之秦以急刻爲政天以常寒應之刻急固不可舒緩亦  
不可中庸至聖章旣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必曰發

強剛毅足以有執也二者皆不可偏陛下非無剛斷者如更化之初逐二小人治二賊吏臣時猶在泉南聳聞聖斷一時士大夫莫不震肅貪鄙之風幾於盡掃自項以來乃似姑息巨姦宿賊悉逃憲綱上下觀望無所畏憚州縣之吏貪暴如初民無告愬惟其政令不行紀綱不肅所以上天仁愛示以常燠之罰易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使天有陽而無陰則能生物而不能成物何以爲造化地之柔剛人之仁義皆不可偏願陛下深體大

易之義仁之與義務在兼行不使一闕庶可仰承天意  
上然之

講筵進讀手記

二十七日

二十七日進讀大學絜矩章卷子至比年以來元元愁  
苦者衆一段奏云臣猶記紹熙年間所在公私充裕民  
物熙熙迨慶元間漸不如紹熙矣頃年以來民人愁嘆  
盜賊蠭起皆由權臣大開賄賂之門爲監司郡守者極  
意括克以充苞苴於是民窮至骨爲將帥者亦極意括

克以充苞苴於是兵窮至骨矣所以兵民胥怨喜亂樂禍之心人人同之更化以來雖已禁止苞苴然軍民愁歎如故此無他由未嘗選良吏擇良將以任撫字之責州縣之官貪鄙如故故也願陛下俯留聖念幸甚

講筵進讀手記

十二月十三日

十二月十三日進讀大學卷子論秦誓一个臣云云因引蘓軾說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上喜曰此兩句說得好讀畢賜茶上問曰曾見丞相劄子否奏

云臣未之見不知論何事上曰論北使朝見事奏云臣雖未見劄子昨同李璽詣相府見丞相言見將北使朝見禮節委左司鄭寅斟酌省去可省者用其可用者其區處似已穩當又奏朝見用何禮上曰臨軒奏云臣昨聞余鑄言欲用臨軒之禮臣不勝其喜嘗囑鑄白廟堂勿改前說既而見丞相却有所疑今仍是臨軒極當上曰近方檢得乾道某年引見蕭鵬巴例奏云既有故事尤善上問徐僑以爲不當引見如何奏云徐僑老儒惓

懷憂國彼蓋據所見而言初無他意大抵朝廷行事最不可惡人異論如有此意則後來有事無人敢言遂成緘默之風利害非細據臣愚見見與不見皆未甚利害但和議決不可恃臣欲陛下親御宸翰諭三邊制帥大畧言北使之來不容不以禮接邊臣切不可恃此緩於修備上曰丞相欲作書與諸處又奏丞相自作書更得宸翰丁寧尤善漢光武手書賜方國皆一體十行細書成文古之英主大抵如此本朝神宗留意邊事每夜御

燈火作書以賜邊臣故陳師道之詩曰夜書細字答邊臣萬里風煙入長笺但味此語可見精明英偉氣象上曰然臣向歷數郡又漕江東如建康如洪如潭如福皆有孝宗親筆石刻或問麥禾次第或問曾無雨雪或問街市有無遺棄嬰兒孝宗一念只在生靈故勤勤訪問臣願陛下視以爲法上首肯退至中塗有講筵吏稱有御封文字下本所陳尚書已拆看訖請過國史院與衆官商量及取觀乃鄭丞相劄子論北使朝見且詆言者

之非諸官既集乃議具奏云今月十三日蒙御寶付下  
右丞相鄭某劄子論北使朝見事臣等竊惟敵之情偽  
雖未可知彼既奉幣來朝以禮接之似未爲過但邊備  
自此愈當嚴飭丞相篇末已極詳盡願陛下加意力行  
庶幾有備無患寫畢徐常卿僑不肯書名遂於末添云  
內徐僑已見近已別具奏陳

講筵進讀手記

正月廿二日

乙未正月廿二日讀大學衍義人心道心畢上問前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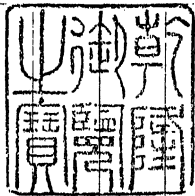


言當理即是中如何奏云事到適當處無過不及即是  
中聖訓得之矣又讀已見劄子畢欲退上曰且坐奏云  
經筵之禮無橫絕蓋奏事在御座東坐又在西故也上  
曰不妨奏云適讀劄子蒙聖諭嘉獎容臣拜謝遂降階  
謝由西階上就坐上曰近觀卿所上論壽劄子可見愛  
君之心與張九齡進千秋金鏡錄同意又問近日朝廷  
事體如何奏云近日事體與未親政前大段不侔但人  
臣之義以責難為貴不以贊美為忠必如臣所奏凡事

真實力行乃可上曰然又問士大夫少肯任責者奏曰  
臣下任責者固少亦是不曾分委之以事若隨其材之  
長如善治財賦者委以財賦善治刑獄委以刑獄雖欲  
不任其責有所不可得臣劄子中已言之願陛下詳酌  
施行又問亦有稱職者否奏百官中亦儘有稱職者如  
詞臣惟臣衰退不足道若趙汝談洪咨夔吳泳皆稱職  
又如臺諫亦多稱職又問近使接待使人事處得如何  
聞大臣曾與卿議之奏云此番待遇使人區處似已適

中所委鄭寅文獻故家多識典故其所裁酌頗得其宜  
臣亦蒙朝堂不鄙俾陪末議不敢不盡其愚區區之見  
王檝之言斷不可輕信歲幣亦未可輕予上云卿真心  
體國朕所嘉歎又曰大臣欲煩卿典領文闡一新宿弊  
爲朕收取實材奏云臣末學不足當此然既蒙陛下使  
令不敢不盡心爲朝廷網羅實學之士上又言科舉之  
弊極矣如傳義挾書之類不可不革又宣諭云致君澤  
民卿之素志俟典舉畢當大用卿是日欲退而留者三

既歸私居良久有講筵使臣張文用者到門云御帶王  
某得旨卿所論張九齡事甚契朕心今以御書九齡進  
千秋金鏡錄事一軸賜卿遂具劄子謝次日上謝表



西山文集卷十八